

人间真情
renjianzhenqing

六枚铜钱

□ 刘烨亭

母亲出生于兵荒马乱社会动荡的20世纪30年代，她一生勤俭劳顿，善良坚强。我继承了她的遗产——六枚铜钱。这是外婆东躲西藏留给她的，是她一生的珍爱。

我上小学时，父亲身体不好，长年服药，现在说是哮喘，以前叫“痨伤”。他是生产队长，给社员讲话有时上气不接下气。我上二年级的那个冬天，记忆尤其刻骨铭心，家中的主食是地瓜窝头，菜是地瓜笋，饭是地瓜稀饭，总之全靠地瓜养活。后来才知道为啥只有地瓜，因为它高产，能应付家家户户的吃食。

哥哥在公社中学读书，需二元钱的学费，是柔弱的大姐扛着地瓜干在还有夜色的黎明去集市上换钱交上的。太阳西落紧压树梢时，大姐满面喜悦地攥着二元钱嘎吱一声推开门回来了。母亲碎步小跑，一把搂过年仅十三岁的大姐，用粗糙的双手轻轻帮她拭去满脸的汗水和自己眼角的泪珠，转过身又将裹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放回原处。

母亲重男轻女，哥哥和我得以幸运上学读书。大姐一天未进过学校的大门，二姐也仅仅是在学校上了三天半，就

被母亲连哄带吵地拉去割羊草。听长辈说，大姐很聪明，自小买卖东西就会算账，分毛不差。邻居同龄人读的书，她常常拿来翻看，这个字怎么读，那个字如何念，后来还把自己名字写得有模有样，不上学真是亏了。听到这些，一旁的大姐红着眼眶跑开了。母亲一脸苦笑，无奈愧疚着低下头。

实行生产责任制分田到户，迫于经济能力的不足，两家自由结合，各兑一头牛搭伙耕地。不久，平静的生活起了波澜，相当于半个家业的这头耕牛跟不上领头牛的节奏，虽挨了不少无情的皮鞭，但仍遭到搭伙邻居的埋怨。更换耕牛可不是一件小事，这下难住了父母。家里本没有值钱的东西，只得刨根长势正盛的槐树加上变卖本就不多的口粮来凑。夜深人静的煤油灯下，母亲来回摩挲着六枚铜钱，发出清脆的响声，报更的鸡鸣夹杂着村庄头的狗叫幽远而通透。

哥哥辍学回家务农，家中生活依然困难重重，家境不受打听。面临说亲娶妻，他只得跟随堂叔去郑州的砖窑场干活。哥哥自小上学没做过农活，力气自然

是跟不上，坯车常常是从坡上滑到坡下，有时同行的人会帮上一把，但老是拖累别人也不是长久的办法。知悉后，母亲一连几天像患了病般吃不下饭，给父亲吵闹埋怨，咬着牙说穷死饿死也不能让孩子遭这个罪，整天村东村西地打问捎信让哥哥回家。

鸡鸣三遍，她还坐在院中大梧桐树下。清冷皎洁的月光透过树梢斑驳地照在青丝添白发的母亲身上，也照在母亲身边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上。

母亲年龄大了，身体越来越差，脾气也喜怒无常。但无论在哪里居住，她都会把这个装着铜钱的小布袋带在身边。在她的心中，这是生活的信心，是无尽的财富，是克服困难的托底法宝。

当母亲走到生命的尽头呼吸急促时，在哥哥姐姐的注视下，把象征着她一生的财富颤颤巍巍地拿着，目光温柔似春天般的溪水，慈爱地看着我，缓缓地闭上了双眼，装着铜钱的小布袋滑落在她的床前……

我知道您对幺儿偏爱与牵挂，担心我爬坡过坎无能为力。

母亲，您一生沧桑，挺起脊梁不服输。您如大山般为全家遮风挡雨，庇护儿女周全，护佑父亲健康；您深知文化与命运相连，甘受苦难和劳累，以砸锅卖铁般的信念支持我读书求学。感恩与思念如潮水般排山倒海向我涌来，不能自己，我的母亲！我的亲娘……

在家境好转日子有盼头时，往昔的磨难摧残着您的身体每况愈下，未能安享几年清福，就匆匆而别，给儿女们留下无尽的伤感与遗憾。我不会忘记您生前的嘱咐：逢年过节，没多少少地给您两个姐姐千二百八的，弥补对她们目不识丁的亏欠。您奉行“吃亏人长在”的人生哲理，虽与当今似有“不合时宜”，但我一定会秉承家风，谨遵教诲，传承后代，正直为人，以慰籍您的在天之灵。

母亲，我从不曾打开装着六枚铜钱的小布袋，一直小心珍藏。想必它已是锈迹斑斑，残缺不全。我向您保证，无论它价值几何，都会属于我们兄弟姐妹四人。凝望着“传家宝”，思绪逆流成河，追思的泪水如雨点般扑簌簌地打在这六枚铜钱上，也悄无声息地漫透在这宽厚的黄土地上。

叫醒太阳的母亲

□ 高贵华

在工作中想偷一会儿懒，感觉像做了亏心事一样内疚。

母亲年轻时，每天都忙忙碌碌，没有闲暇时光。一个秋天的早晨，我起床后发现母亲不在家，就去地里找她。来到地里，远远就看见她正在犁沟运粪。她躬着腰，身体几乎与地面平行地拉着架车，身后的泥土被她的双脚蹬出一片歪歪斜斜的深坑。

我快步走向前去，帮她把粪送到地窖间。她扶着车把，汗流浃背，仍半调侃地给我说话：“呀，看我的呼吸有点不匀呢！”此时东方微白，地上的小草挂着露珠。在晨曦的微光里，小草上的露珠与母亲脸上的汗珠同样晶莹剔透，折射着光辉。

有了弟弟妹妹之后，因为要早起做饭或者下地干活，母亲就把我们埋在被窝里。她怕我们醒来后爬出被窝受凉，便把我们的手掏出来，在被子四角压上青砖和石头。在寒冷的冬晨，我们的手和胳膊放在冰凉的砖头石头上，冻得又红又疼，又叫不着她。我们心里不断埋怨这个心狠的母亲。

在多年之后，这件事仍被我提起。母亲听完，抱有歉意地说，我也是没黑，在地里干啥呢。母亲说，我来叫太

有办法，不起床做饭，你们吃什么呢？

母亲是位再普通不过的农村妇女。在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里，她起早贪黑不停地劳动，倾尽全力地操持着这个家，为的是家人不受饿、不受寒。随着我们兄妹各自成家，分开另过，她那勤劳的双手仍不停地忙这干那，似乎怕这双手不劳动会生锈一样。春天里她把房前屋后开垦了荒，种瓜种豆。我们家的厨房里总少不了新鲜碧绿的应季果蔬。

很多时候，我总是还在温暖的被窝里，就听见母亲干活的声音。她将三齿扒耙狠狠砸向地面，发出沉重的“咚、咚”声。我知道，母亲又在开荒了，闲不住的老太太已开始了她一天的劳动。我多次劝她，现在咱家有吃有喝，用不着你这样干。她口头应诺着，说好好好，一转身又去干活了。

一到麦收和秋收季节，她比村里任何人都勤快。每天到地里拾拾收割落下的麦穗，亦或是轮胎压扁的玉米棒子。有一次本村的红旺弟天不亮去地里收庄稼，在地头遇见了我母亲。红旺弟问她，天这么黑，你在地里干啥呢。母亲说，我来叫太

阳起床呢。

别看她今年都七十多岁了，身体却好得很，长年无病无灾，整天像只不知疲倦的蚂蚁，把家里家外收拾得干干净净、井井有条。

随着年纪增大，母亲行动有些迟缓。她出门在外，总不免让我们兄妹有些担心。我也多次给她做思想工作，让她在家里呆着，尽量不要走远。她总说：“能干活就是有福，假如有一天抱病在床，就是有福也享不了。再说干一辈子活了，一闲下来心里就慌。”

母亲嘴上说归说，还是尽量减少了外出。即使守在家里，她还是保持着爱劳动的习惯。今年春天，她将房后搁置多年的瓦砾闲置整理了出来，将碎石断砖垒在周边，新鲜的黄土被翻起见了天日，散发着清香。随着她将各种蔬菜种子播下去不久，我家每天总能吃上最新鲜的蔬菜。

鲜蔬烹饪上桌，她总不忘提醒我，多吃新鲜蔬菜，对眼睛好。我埋头吃起来，尽量表现出食之若饴的酣畅。母亲在一侧看着，不断地提醒我慢点吃，像饿死鬼一样，眼角却流露出幸福的微笑。

从小到大，我总觉得母亲每天比太阳起得还早。往往是天不亮她就下床干活，到全家都起床时，她已烧了一锅开水，或洗了一盆衣服，亦或是挖回家一篮子野菜。我怕母亲太劳累，就埋怨她说，太阳还没起床呢。她却说：“太阳起床前，我就是一束光。”

母亲的勤奋，潜移默化地感染着我，也鞭策着我。我也在日久天长之后，读懂了母亲的辛苦。如果那天我起床晚了，或

曹

风

涟漪的叙事诗

孔祥秋 摄



藏在被褥里的母爱

□ 刘正稳

“刘正稳，你母亲是后娘吗？”两位女同学抱着拆洗好的被褥递给我时，突然问道。我一怔，急切地辩解道：“什么后娘，瞎胡说什么，是我亲娘！”她们却指着被褥说：“那为什么被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

呢？都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还有的是一条一条的，破碎得不成样子。”我瞬间明白，这被褥里藏着母亲的无奈与用心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考上了师范，父母既高兴又犯难。780元的学费，还有首次入学要交的2000元建校基金，对于当时家境拮据的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可考上师范意味着能吃“国粮”，成为国家的人，这在村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父母打心眼里为我高兴。

为了让我体面地上学，父母开始想尽办法准备开学用品。铺盖是他们最先考虑的。母亲念叨着：“要给我儿面子，不能让人看不起，再难，被面也得是新的。”于是，被褥面子是母亲早早地去集市上精挑

细选的新料子，淡红是主色调，上面印着牡丹花，看起来喜庆又漂亮。可套在被褥里的棉絮实在买不起新的。母亲开始在家里翻箱倒柜，把妹妹穿不下的棉服里的棉絮抽出来，把父亲穿得不能再穿的棉袜子里的棉絮揪出来……东拼西凑，总算凑够了。

母亲瞅准了一个有太阳的日子，那天气热得就像下了火。她把棉絮摊在苇席上，让棉絮在烈日下暴晒。棉絮在阳光的炙烤下，变得干燥又蓬松了许多。接着母亲开始对棉絮进行分类：条形的、圆形的、不规则的，厚的、薄的、不均匀的……然后再细分：长条形、短条形、半圆、椭圆……她光着脚丫子蹲在棉絮上，一双布满老茧的手一会儿撕撕拽拽，一会儿捋捋拂拂，一会儿叠叠摺摺……母亲的衣服被汗水

浸湿，紧紧地贴在后背上，汗珠沿着鼻尖顺着脸颊流下来。母亲怕滴到棉絮里，急忙用毛巾擦去。

经过充分地暴晒和仔细地整理，母亲又挑了个好日子，专门请了村里的针线活巧手三婶帮忙缝制被褥。一片片、一条条、一块块原本像垃圾似的棉絮，在母亲和三婶的巧手下，变得平整、均匀、美观，像新的一样。入校后，我发现我的被褥比同学们的都好看，只是拆洗的时候被同学发现了“端倪”。

如今，母亲已经八十七岁了，和我生活在在一起。每当说起这件事，母亲总是笑得合不拢嘴。这时，母亲还不忘教育我几句：“以前的日子多苦啊，现在多好。你一定要好好教学，好好工作！”

长河浪花
changhelanghua

河脉丹魂

——致菏泽牡丹与黄河的千年之约

□ 李新春 郭永昌

淤泥在河床烙下甲骨文

九曲回肠里

曹州在第五道弯苏醒

惊蛰的闪电刮开淤沙

丹皮在暗处吮吸着青铜器的锈

隋炀帝的龙舟沉作花肥

唐宋的漕运纤绳勒进牡丹茎脉

每片花瓣都藏着悬河的密码

姚黄是决堤的月光

魏紫是故道的淤血

治河人把汛期刻进年轮

牡丹根系便向东南匍匐三寸

花农在霜降夜听见河伯咳嗽

翌日所有墨龟都朝决口处倾斜

无人机掠过明清故道

定位信号与武曌贬花的圣旨重叠

现代大棚的滴灌系统里

流淌着乾元殿飞燕而来黄河泥

我在牡丹籽油中尝到

鱼山渡残碑的钙质与纤夫的汗咸

一朵墨撒金突然开口吟诵

《水经注》里失传的荷水九章

水调歌头·涠洲岛印象(外一首)

□ 赵统斌

幼蟹孜孜沙戏，
大小俱欣欢。
漫步夕辉里，
寄意水云间。

七律·北海园博园

春临北海众芳鲜，
十四市花开满园。
朱槿常夸洋紫灿，
山茶每赞木棉端。
玉莲洁雅白兰静，
香桂馥郁梅子欢。
本自依依方忍去，
忽飞榕瓣把人拴。

五月的诗行

□ 翁桂清

我的心灵
在田野间苏醒
身体的每寸肌肤
都化作颤动的琴弦
在阳光的节拍里
尽情地吮吸着
泥土的芬芳
劳动的汗水
如晶莹的珍珠
从额头滑落
带着体温与希望
穿透飞扬的尘土
亲吻脚下的土壤
青春的火花冲破人生的枷锁
在时光的淬炼中
托起梦想的重量
凝聚成胜利的基石
闪耀着生命的荣光
此刻，我们走进阳光
触摸着四季的脉搏
看这个季节所拥有的
火红日子和湛蓝天空
所有蓬勃生长的渴望
都拔节成向上的力量
在时光的扉页上
书写着
五月的美丽诗行最最难忘
zuizuinwang

我的麦田

□ 邵中雁

对麦田的情有独钟，始于童年。记得大约是上小学的时候，家里养了一条小狗，我给他起了个很普通的名字“阿黄”。阿黄棕色的毛，眼睛忽闪忽闪的，嘴角有点上扬，好像有点微笑的样子，让人打心眼里喜爱。

阿黄是我的好伙伴，不上学的时候，我们俩形影不离。

春天的时候，父母经常让我去麦地里撒播羊，因为怕他们啃麦苗。我欢快地走在田间小路上。我的阿黄跟在我的脚后头，时而撒欢跑到前面，一会儿又倒着跑回来，亲昵地扑到我身上，像个小孩儿一样，眯着眼睛，摇着尾巴，一脸的幸福。我和阿黄在麦田里时而奔跑，时而嬉闹。风凉爽宜人，麦浪随风舞动，充满了田野的那种难以描述的气息，让人留恋忘返。

后来，父母让我帮助干一些简单的农活。春天，去麦田里薅草给我留下难忘的记忆。小时候，家家都有一个粪箕子，大人和小孩子经常扛着它去地里薅草。绿油油的麦田里，小孩子们把粪箕子放在地头，带着小铲子就在地里找有草的地方。遇到一片草多的地方便欣喜若狂，仿佛发现了金矿一样，我立马蹲下身子，一只手拿着小铲子“哧哧”地割草，另一只手“唰唰”地把断了根儿的草拾起来，再甩到草根上带的泥土，放成把，最后收集起来……

大学毕业参加工作，尤其是进城安了家之后，我回老家的次数越来越少，春天的麦田也渐渐有点陌生。但是，一望无际的麦田，是每个鲁西南人内心永远的一道风景线！它就像一位普普通通的农村老人，淳朴、憨厚、勤奋。它以它宽阔的胸怀、有力的双臂、慈爱的心肠给这里的世世代代以生命、希望和快乐！

今年清明，我去祖父母和父亲的坟前烧纸。走在熟悉又陌生的田间小路上，望着一望无际的麦田，心里顿生感慨！我不是那个和阿黄一起在麦田里追逐嬉闹的男孩，无忧无虑的时光一去不复返了！祖父母和父亲静静地躺在麦田里，我伫立在他们的坟头旁，离他们这么近，然而和他们却不在同一个世界！

烧纸后回家的路上，我不断四处张望，忽然再次感受到了麦田里凉爽宜人的风，麦苗随风舞动，散发着难以描述的春天的气息。在起伏的麦浪里，我好像又看到了我的阿黄向我飞奔而来……



“刘正稳，你母亲是后娘吗？”两位女同学抱着拆洗好的被褥递给我时，突然问道。我一怔，急切地辩解道：“什么后娘，瞎胡说什么，是我亲娘！”她们却指着被褥说：“那为什么被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呢？都还是一小块一小块的，还有的是一条一条的，破碎得不成样子。”我瞬间明白，这被褥里藏着母亲的无奈与用心。

那是20世纪90年代初，我考上了师范，父母既高兴又犯难。780元的学费，还有首次入学要交的2000元建校基金，对于当时家境拮据的我们来说，简直就是天文数字。可考上师范意味着能吃“国粮”，成为国家的人，这在村里也是少之又少的，父母打心眼里为我高兴。